



## 大树坡(组诗)

■ 罗云

### 鸟鸣

风衔来的一串鸟鸣落在大树坡上  
摔得七零八落我俯身拾起  
其中一朵啼血的婉转将它带入梦乡  
我要让这无声无息的世界  
从此鸟语花香  
我的森林  
我的童话王国从此不再有死亡的哀伤  
蔓延的野火也因此改变方向  
我的荒漠我的家园  
贴上春绿秋黄的标笺  
失散的飞禽走兽又重回人间天堂

### 松涛

松涛咆哮的季节 我的文字 随波逐流  
你有没有见过  
那一粒丢失的松果  
那是我的纯天然美味  
你有没有 去往大树坡的路上  
迷失了归途  
你的肉身 你的灵魂  
转瞬 被尘土掩埋 成为 大树坡一份子  
阳光 也爱莫能助……

### 溪流

一条弯弯拐拐的不归路 绕过九曲十八弯  
总不见回头  
再上前一步 注定 海阔天空  
溪流如注  
触摸伤痕累累的泥土

一碗雪亮的乳汁 哺育四季春秋  
吃饱 喝足  
打个盹的间隙  
五谷杂粮纷纷还魂 河谷 还是去年的河谷  
你拖着长长的影子  
越过黄昏的山坡

从不敢奢求 汇入大江大河……

### 小暴雨

劈头盖脸的一顿数落  
落在黛青色的瓦楞深处 转眼 又是过眼云烟  
你有没有见过  
那只落魄的小灰鼠  
那些叽叽喳喳的诉求 地球人都懂  
小暴雨来临的前一刻  
请保持安静 啥也别提  
我的泥土 我的竹林子 我的久违的大树坡  
需要来一场脱胎换骨  
活鲜脱颖而出  
我的稻麦 我的苞米 我的青黄不接的瓜果  
无意掩饰 泪眼婆娑的感动

### 闲坐

闲坐如佛  
整个无事可做的下午沏一壶热茶  
一把古色古香的木椅  
是我最好的归属 遥对老楼 或灯火  
我们的对白打着哑谜  
谁也不懂 木椅喃喃咕嘈 吵着腰疼  
而我的怀旧  
才刚刚开头 谢绝香烟 美酒 佳人  
那些云里雾里的快活  
闲坐 不需要过多的奢求  
如果你也能安静下来  
陪我喝茶 聊天或走笔江湖……

### 跟一棵老树对话

在你面前  
我仅仅是一个年过五旬的愣头青  
半生行走江湖  
写诗 或做人 不温不火的小日子  
岂能跟漫长时光相提并论  
我枕着一段 传奇的历史  
触摸 风吹雨打的斑斑  
枯枝 落叶 千年不朽的神话  
沿着佝偻的脊梁骨 堆积蔓延

本版投稿邮箱:Lsrbsfk@163.com

# 沙湾之恋(组章)

■ 沙雁

## 大河奔流

灵山秀山水,沙雁湾还处。南宋范成大之后,由此沙湾。

大渡河从青海果洛山奔涌而来。当它冲出最后一道峡口,与西岸巨岩轰然相撞时,不得不折身向东,将千年搬运的沙石堆积成这片冲积平原。沙雁在河湾上空盘旋的姿势,从唐宋至今未曾改变。

它是沫水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里勾勒的河道,依然保持着古老的脾性。河水在峨眉山第二峰与第三峰之间打了个水弯,如巨蟒转身时留下的鳞片,将山与水的气韵凝聚于此。1919年,有个游学东瀛的青年,从这条河与青衣江的名号里各取一字,“沫若”便随着《女神》的烈焰,将故乡的河水烧成现代文学的星火。

它是铜河。两岸山体深处埋藏着青铜的血脉,西汉邓通在此开矿铸钱,史称“邓通钱”。

铜河号子,源于古代纤夫劳动的节奏,现在已是省级非遗。与号子相应和的,是飘荡在山野间的铜河山歌,以及起源于唐代、融合宫廷夜游传说而发展至今的铜河花灯。“三铜文化”,如同长河冲刷留下的金沙。

大河奔流。夔嘴水电站、铜街子水电站、沙湾水电站、安谷水电站,现代文明与科技珠连成串。一边是高峡出平湖的奇景,一边是机器低吼与古老滩声的合鸣。

缓山毓秀,沫水钟灵。漫步沙湾大渡河国家湿地公园,赤麻鸭、白鹭、红嘴鸥……自由自在入镜。

## 姊妹三山

峨眉四座山,三座在沙湾。大峨山有了峨眉山的名字,在云上独自成佛,余下的三姊妹相约留在人间。

二峨山,缓山。我的根扎在它海拔一千八百米的天车村。曾祖父背着背篋下山,栖居在三峨山余脉的马山。每逢红白喜事,父亲总要带我回去吃九大碗。那些散居山坳里的冯姓人家,见面按辈分称呼,如此血脉相连。

二峨山是苦出来的。满山的苞谷、洋芋,山民背苞谷走几十里山路,只为换一袋大米。我在亲戚家捧着碗里的苞谷饭,全是金黄粗粝的大山味道。

三峨山,美女峰。初中在缓山中学,宿舍里聚齐了三座山的儿女。初三那个暑假,

我们穿过十平方公里石林去同学家吃豆花。蔓径缠绕着藤萝,飞泉打湿了裙角,在万佛寺的断碑旁,那个仰卧的美人忽然有了呼吸。她承接者十六岁的目光,长袖化作云雾,而郭沫若笔下“潇洒飘逸的长发”,正拂过我们悸动的心田。

四峨山温柔。葫芦坝的樱桃成熟时,漫山遍野的玛瑙点缀在绿绸缎上。层层叠叠的红土梯田,从汉唐一直铺展到今天。春插秧,秋收割,农人在田埂上行走,仿佛在丈量时光。

如今我站在城市阳台上,仍能望见姊妹三山的剪影。二峨山的坡地,新栽的八月笋繁茂成林;三峨山石林里,游客和“仙女列队”留影;四峨山的梯田上,无人机正在测绘春天的茶讯。

因为二峨三峨四峨山,我深深爱上了沙湾。

## 郭沫若故居

四进三井的穿斗木结构宅子,像一位缄默的老人,在岁月里打坐。“贞寿之门”的匾额早已褪色,依然锁着一方水土的灵性。

我立在第一天井,目光穿过幽暗的廊道,看见1892年那个初冬的午后。母亲从梦境中惊醒,一只小豹子咬住了她的左手虎口。惊悸的吉兆,因此有了“文豹”乳名。脚先下地的——这不合常理的降生,被他自己在多年后解读为“叛逆者的第一步”。

宅子深深。第二天井右手边的书房,还滞留着主人的气息。1939年,烽火连天的岁月,他三次归来,为母亲扫墓,探父病,奔父丧。那篇在观峨小学的演讲,那“教育是国家的基础”的箴言,该是在这间屋子,从一腔热血里结晶而成?

后花园。缓山山馆,塾师沈焕章取的名字。四岁半的孩童,就此开启与圣贤对话的八年光阴。我看见幼小的郭开贞背着手,仰着头,在先生面前摇头晃脑地背诵。那根名为“笋子炒肉”的竹制戒尺,曾让多少肉嘟嘟的屁股脆生生地疼!

缓山山馆关不住,老宅关不住。小豹子长大了,一个箭步冲出夔门。求学,寻梦。当老宅变成供人瞻仰的故居,当他的塑像在时光里凝固成青铜的沉思,后花园的几竿翠竹,早已繁衍成一片幽深的林子。

风过处,竹涛阵阵。一根竹桩,鲜湿如初,那是戒尺的前世,让人臂股生疼的记忆犹新。另一根竹子,在风里唧唧呀呀地点头,那是在呼唤:郭老,回家吧!

## 成昆铁路

沙湾向南,出站就是零号隧道,零号洞。洞上方曾有一座烈士陵园,每年清明,学校都会组织扫墓。车站寂寥,一对绿皮车,慢吞吞地来,慢吞吞地去,仿佛不是来载客,而是来凭吊。

童年。父亲是民兵,总要去守护那段路与桥。再大些,马山到镇上小学,隔着一个钟头的山路。路,就在壹号洞顶上的山脊。放学后,我与哥哥最爱趴在洞口下方的铁路桥上,撕作业本折纸飞机。白色的翅膀,有时追着桥下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,一直飞一直飞。我们也爱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轨上,听隧道那头传来,由远及近的神秘震动。

青春的铁轨上,多了另一个人的足迹。与初恋女友,牵着手沿铁路漫步。火车轰然而过,带起的风呼啸着,吹起她长长的发丝,也吹动了那些年月明亮的时光。铁路桥下,有一片酸枣林,酸酸甜甜的味道,被我们从孩童咀嚼到青年。

亲情的铁路。么叔去代湾山里,看他的心上人——我后来的么娘。他牵着我,从沙湾站踏上绿皮慢车。轸溪站是一个小小的停顿,小到只有两分钟。许多年后,我写过一首《轸溪站,火车从这里经过》,回想1980年代的爱情。

轸溪站,不只有爱情的微光。站台一侧,矗立着徐文科烈士纪念碑。1965年9月3日,大桥湾隧道塌方,巨石压住了年轻的战士。当指导员冲去救他时,又一次坍塌将至,他催促道:快走,别管我!二十三岁的青春,永远铸进了铁路的基座。

脚下的两根铁轨,依旧闪着清冷的光,向着刘沟,向着代湾,向着更远的群山深处延伸。火车来了,又走了。每一次鸣笛,都在呼唤那些不能忘却的青春与永恒。

## 三峨第一寨

在三峨第一寨,人人都想当山寨王。哪怕只在心里,只一瞬间,一个梦。那是一种对义字当头、快意恩仇的遥想,是对大碗酒、大块肉淋漓酣畅的渴念,是择日不如撞日的豪情。

弃车而行,朝觊梦的第一步。路是层叠向上的石阶,滑腻的苔藓浸透了百年绿意。直至残破而雄伟的寨墙猛地闯入眼帘。我仰起头,寨门上“三峨第一寨”的字迹,被风雨剥蚀得如同天书。它仿佛在说:此路是我

开。我信了,因为这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险峻。

跨进门去,跨入了一个时空交错的结果。观光便是新的,用的是与古寨遥相呼应的青石。路两旁,却是盘虬的老树与无边绿海。风过处,草木私语,历史回响。我仿佛听见,清咸丰九年,动荡的年月,锣声与号子声如何响彻山野。是大户出的资,是村民流的汗,是自力更生的智慧与齐心,将一块块沉重的青石,垒成乱世中最后的屏障,守护着一乡鸡犬白云中的安宁。

这份安宁,今日借了新的形貌重生。不是刀枪守护,是花。不是烽火传讯,是茶香。

行至高处。一场“泼天的富贵”,将整个山岭染成一片辉煌!百亩金丝皇菊,便是今日的“粮草”,是乡村振兴的“令箭”。在绿树掩映的茶园里,取几瓣干菊投入玻璃杯中,看它在沸水里缓缓舒展……

昔日的瞭望台,如今的观景台。登高望远,我就是后来的寨主,后来的山大王。每一株花草、树木、藤蔓和云朵,都是我的兵马、兄弟,以及亲人。

在三峨第一寨,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,主宰着内心的江山。

## 佛手芬芳

芬芳,是从石头的沉默里渗出来的。大渡河东岸,太平古镇。太平的名号下,不是丰腴绵软的黑土,而是嶙峋倔强的喀斯特地貌。灰白的石阵森然裸露,像大地摊开的骸骨。曾经的民谣带着石头的冷峻:有女不嫁封顶山,嫁了眼泪要哭干。

总有人不肯认命。一个外来的人,看见石缝里透着天光,石凹里积着雨水,他说这地“透气透水”。于是百亩佛手柑试验田,如一枚绿色楔子,打进灰白的版图。

公司+基地+农户,唤醒土地,聚拢人心。村庄合并,千亩土地连成片,零星绿意汇成碧波。从五千到八千,再到一万六千三百亩,数字的跃升是绿色的征战,是人与石头的言和。

后来,博士工作站成立了。智慧点化,金黄的果子不再只是果子。被切片烘干,浸入滚水化作清茶;被提炼升华,成为药典里的良方。

生命被延长,价值被放大。绿化村、谭坝村、永丰村、罗一村……漫山遍野的佛手林,长在石头上,长在灰白的石灰岩上。村子里,失散多年的炊烟,袅袅升起。

佛手芬芳,石头里开出的花。我捧起你的手,忍不住吮吸的冲动。



长城星空

钟奕 摄

# 重构新时代农村更高层面的和谐与文明

■ 徐良

吴惠英的报告文学《大地之子》,是一部下足了功夫的、严肃的、完整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。

就文本而言,报告文学《大地之子》不仅塑造了范敬超这个极具时代特色的典型形象,也塑造了新时代农村农业的管理人员形象、农业科技人才形象。最重要的,是塑造了一大批来自全国8个省、市、区不同地方的丰富的人物群像,与开篇的主人公范敬超,一起构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力军,也厚重了作者创作本书的主题,他们都是新时代中国农村的“大地之子”。

《大地之子》尽管写的是井研县的几个村,但这分明也是新时代中国农村的缩影。范敬超回乡创业的故事,解决的是由表及里、由小到大、由浅到

深的一系列的事关乡村振兴成败的重大问题,通过这样一种新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,改变了新的新农村,就是我们当下看见的青山绿水、农村人才的回流、上规模的集约式现代农业生产,还包括农村就业、乡风文明等等,一派充满生机与活力,充满时代气息的新农业的美好景象。

《大地之子》还给予了我们对于土地信仰,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范敬超个人对农村、对土地的感情。在本书的开篇,还专门使用了散文家杨献平的话作为引语:“大地从来厚待万物,生命在这里更为蓬勃生动。”在本书的正文中,作者引用了世界名著《飘》中的一句话:“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你去为之工作,为之战斗,为之牺牲的东西,因为它是唯一永恒的东西。”

《大地之子》通过书写范敬超退休返乡发展柑橘产业带动乡村致富这件事,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多重哲学关系。尽管千难万险,并研县的柑橘产业却实实在在地取得了发展。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,可以从个人最初朴素的信任,发展到后来整体的一种信念,并推动一个事业的整体发展。

总之,《大地之子》以宏大的架构、微观的镜头,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新时代中国农人的典型形象,让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刻,重拾对土地的深刻信仰,重构新时代中国农村正在创造并发生的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更高层面的和谐和文明。它是一部优秀的、意义深远的时代佳作。

## 「乐」读

# 逛灯会

■ 杨兴俊

季春时节,我们一家子专程奔赴自贡,赴一场灯火之约。傍晚六点半,暮色渐浓,我们随着汹涌的人流踏入中华彩灯大世界,一脚踏进流光溢彩的梦幻之境。三个多小时不停歇地逛、不停歇地看,眼睛被点亮,心被填满,直到脚步微沉,仍觉意犹未尽、兴致盎然。

入园第一眼看到的,便是华结映门。35米高的巨型中国结通体暖红,金丝缠绕,正反如一,像一座迎纳八方的时光之门。温暖的晚风掠过,灯影轻晃,仿佛把人间所有的吉祥与团圆都凝在了这一盏灯里。穿过这道门,才算真正走进自贡的灯海。

本届灯会恰逢丙午马年,骏马意象巧妙地藏在每一处惊艳里。最让我们驻足流连的,是180米长的木兰传奇灯组。灯组以连环画的形式铺展开来,从替父从军到沙场征战,再到荣归故里,花木兰的飒爽英姿与骏马奔腾的浩荡气势融为一体。灯影流转间,战马昂首扬蹄,鬃毛似有风拂过,铠甲与兵刃泛着幽幽冷光,巾帼豪情与家国情怀在夜色里徐徐展开。我站在灯组前,看光影缓缓变幻,仿佛听见破空的马蹄踏碎夜色,听见《木兰辞》的诗句在灯影里声声回响。马年的风骨,不正是这一往无前的勇毅与担当吗?

满目惊喜,步步是景。神奇华夏灯组如鲲鹏展翅,210米长的光影长卷,将庄子笔下的逍遥与壮阔景象为眼前奇观。LED灯带织就星河与海浪,大鹏羽翼舒展,光影呼吸般明灭,人走在灯组之下,如穿行于广袤的天地山海之间,心胸也跟着开阔起来。

园区里,生肖马灯俏皮灵动、栩栩如生,或昂首嘶鸣,或踏花而行,色彩明快,憨态可掬;福禄双至广场上,葫芦灯廊蜿蜒,暖光柔和,活泼泼的孩子们伸手触摸灯壁,光影随指尖跃动,笑声清脆。盐文化、恐龙元素与传统彩灯相融,老匠人的丝架造型工艺与现代智能灯光交织,每一盏灯都独具匠心,每一片光都闪耀着传承。

如梦似幻之间夜色渐深,灯影更浓。我们沿着步道缓缓行走,脚下是光影铺就的路,头顶是星河般的灯幕。风里带着春日的温润,灯火映着游人的笑脸,没有喧嚣浮躁,只有灯火与人情的温柔相拥。不知不觉间,200分钟流走,双腿已觉酸胀,眼睛却仍看不够——看骏马踏蹄而来,看鲲鹏扶摇而上,看中国结映红夜色,看千灯万盏织就这人世间盛景。

走出游人如织的园区时,夜色已深,灯火仍在身后璀璨。人间最美四月天。自贡灯会,不只是视觉的盛宴,更是心灵的慰藉。马年的灯,亮的是吉祥,是奋进,是生生不息的希望;自贡的灯,守的是传承,是匠心,是烟火人间的温暖。

啊,自贡的灯影,已深深印在心底。待到明年,仍愿赴这场流光之约,再看灼灼灯华,再醉一回盐都夜未央。